



下册

Collections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剥着柳枝皮，
年轻人在门槛上坐着，
白色柳条在他们灵巧的手中，
变成一件件艺术品。

大风吹过隆河河面，
激起层层波浪，
在柳林的防护下，
这里的水塘都是一片湛蓝，
波澜不惊。

海狸在河滩上信步，
啃断柽柳，越过那片
宁静的河面，
湛蓝的河水深处水獭游来游去，
追捕那美丽的银鱼。

北风吹过，
鸟雀儿在风中的河岸上筑巢，
白色的鸟巢随风荡漾，
好似飘动的一块柔软布料，
摆尾雀在春季织成。

你不知道她是指怎样的……

假如她来到亚耳，

跟她年纪相仿的女孩们便会笑着躲起来，

因为，在她之后

造物主就打破了模具……

你作何感想，

当你知道她爱我！”

“富贵和贫穷，

傻孩子，就是最好的回答。”

“爸爸，快到朴树庄，

向她父母提亲！

告诉他们贫穷不足虑，

品德才是最应看重的，

要让他们知道我会耕田，

种葡萄，整地。”

“还要让他们知道我可以

驾驭六对牲口耕双倍的田，

还有我孝敬老人！

如果他们将我们拆散，

他绑好绑腿，
那是他亲手做的，
穿上锃亮的皮鞋，
戴着一顶红帽子，
出发去往朴树庄。

正值秋收时节，
圣约翰节到来之间，
路上的行人络绎不绝，
风尘仆仆，
从山上下来的包工，
赶到这里帮助收割。

放着镰刀的布袋，
斜插在肩头的箭袋中，
一组两个，整齐有序，
捆麦秆的人走在后面，
悠扬的鼓声和笛声，
让旅途劳顿的老人，
在马车上安然入睡。
走过一片麦田，

一边看着田沟，
一边唱着歌，
只要一只手便能犁前行，
哈老爹的精耕细作，
让这里欣欣向荣。

此刻抬头向天祈祷，
感谢老天的厚爱，
手在胸前画着十字。
那些兴高采烈的割麦工，
准备燃起欢乐的火焰，
有的去捡干柴，
有的去砍树枝。

只有两位老人还留在石桌旁，
安老爹接起话茬：
“哈蒙老兄，我来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遇到一个难题，
让我难过；因为
我不知道这个症结，
不知何时才能解决！”

床上躺着的米洛依，
整夜悲泣，
天边的星星倾听她的哀叹：
“上帝，救救我，
我该如何是好？”

“悲惨的命运摧残我，
狠心的父亲鞭挞我，
假如你见到我破碎的心，
你会怜悯我！
昨天还是掌中的明珠，
今天就成了带枷的囚徒，
仿佛是被人役使的牲畜！”

“老天，为何不让大海决口？
淹没科罗这鬼地方！
只因我的泪水……
抑或是个贫穷的农妇？
为什么我不是生在贫苦的茅舍！
那样的话……”

“或许一个贫穷的青年，

女孩喊道：“是否愿和我一起去朝圣
三圣玛利？”

说着便飞快地消失在夜雾中，

牧羊犬认识她，

依旧躺着不动，

她穿过矮橡林，

跑出好远，

仿佛荆棘丛中的鹧鸪，

不停地飞奔，飞奔，

双脚不敢着地。

许多次经过橡树下的时候，

惊起熟睡的麻鹬，

在四周盘旋，

在这片晦暗的大地，

叫着：“逃啊！逃啊！逃啊！”

露珠在晨曦中闪耀，

初升的太阳，

跃上山顶，

云雀开始温柔地歌唱，

那里的渔夫勇敢无畏，
出没于狂风巨浪之中……”

男孩如数家珍般地演说，
描绘花香之地的荣耀：
“碧波万顷的海洋，
马祖山上结满了橄榄，
让磨房一刻不停歇，
麻鹬快乐地在沼泽地中鸣叫。”

这温柔棕黄的宝地，
最奇妙的地方。
小男孩遗漏了：
“亚里的天空和大地，
给了他的女儿们清纯和美丽，
像秋天的葡萄饱满圆润，
似山林间的香气醇朴芬芳，
如鸟儿的翅膀轻盈灵巧。”

科罗草原来的女孩
站在那儿沉吟，无意间说道：

“简直太恐怖了！”米洛依颤声道。

“还没讲完呢！小姐！

也许明天你就会笑我是不是疯了。

你看湛蓝的河水中，

各色鱼儿尽情嬉戏，

沼泽地里的麻鹬，

在芦苇丛中鸣唱。”

“八月十五圣母节那天，

正午时分，

耳朵贴近地面仔细观察，

你会发现原来清澈的河水，

渐渐浑浊，是因为人们的罪孽将它玷污！”

“在那深不可测的浑水底部，

仿佛苍蝇振翅，

嗡嗡声越来越清晰，

而后还有清脆的钟声，

在水草中蔓延开来，

好似从瓮中传出的可怕声音，

让人毛骨悚然！”

“干得好！”其他汉子围上来，
你犁的沟是最棒的，
技术太好了，一点不笨！”
而后众人又说：
“那一条沟犁得也很直，
像射出的箭！”

马韩赢得了赌注，
在这次议论纷纷的会上，
他也一吐心中的苦闷，
面色苍白地说道：
“我边工作边吹着口哨，
打算多干一会儿
好把这点活干完，
突然，马毛倒竖，
仿佛什么恐怖的情形，
让它们停下脚步，
两只耳朵吓得直往后缩，
我看到地里的草，
一点点枯萎倒地。”

《卡马格》

从亚耳到普万斯，
从马赛到瓦伦梭^①，
普万斯的人们啊，请听我说！
假如你们发现夏天到了，
就一齐到都杭索海岸
来休息！
来倾听对米洛依的歌咏，
以及对文桑的惋惜！

小船从水面轻轻划过，

① 都是隆河沿岸的城镇。

莎拉除去面纱，
抛在海面上，
哦！
蓝色波涛上，
有金色少女到来。
“朔风吹着她，
在雾色中，
故乡的一切还在消失，
只有海洋，
常常乡愁的海洋！”

“圣地，再见了，圣地！”
不幸的尤地亚，
被赶走公理的尤地亚，
竟把上帝钉在十字架上，
椰枣林和葡萄园，
将成为狮虎的乐园，
城墙成为蛇窟，
再见了，故乡！”

请赶快离去，快走。

去美丽的天国，

在她之前，

前去引导。”

“玫瑰花和白色长袍，

都要准备好，

圣女和爱情的殉道者，

女孩即将死去！

上天之路，鲜花快开！

神的光辉，

快照耀主、圣子和圣灵！”

那里两颗心能自由相爱？

圣女啊！远方是否有人弹奏管风琴？”

米洛依咽下气，头低垂下来，

好似睡着一般……

脸上挂着笑容，

人们以为她还在说话……

周围的信徒们，

手持蜡烛一个跟着一个，

在胸前画十字……

可怜的二老，

吃惊地盯着他们。

她的脸色开始变白，

仿佛映衬在光圈下，

他们感到她渐渐变冷，

难以承受的打击，

使他们谁都不愿相信。

文桑看着她，

后仰的头，僵直的平臂，

合上的双眼！